

鄧中龍著

唐詩偶釋

唐詩偶釋

定價港幣二元五角

著者：鄧中龍

出版兼承印：華豐出版印務公司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經銷處：各大書局

九龍彌敦道二四二號六樓A座
電話：六三五八八六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一九六六年）二月再版

郁文先生賜正

鄧中龍敬贈

自序

一九四九年秋，避地穗垣，寓齋岑寂，釋唐詩以自娛，積藁寢多，投刊當地某報，顏曰唐詩偶釋。未幾來港，忽忽十有餘年矣。人事屢更，而窮困如故，初不意此藁尚有問世之日也。邇年浸潤較深，持論或稍慎；顧披覽舊作，覺大體尚不失平允。畧加刪削，遂以付梓。第詩無達詁，各隨其分；強爲解說，難免貽譏通人。釋氏有云：「法尚應捨，何況非法。」若乃以此爲誚者，則余未之能辭焉。

一九六五年六月湘鄉鄧中龍

目錄

登岳陽樓	杜甫	一
登高	杜甫	二
漢江晚眺	王維	四
夜泊牛渚懷古	李白	六
雜詩	沈佺期	八
天末懷李白	杜甫	一〇
賦得暮雨送李曹	韋應物	一二
酬張少府	王維	一四
送梓州李使君	王維	一六
酬魯祭孔子而歎之	唐玄宗	一八
望月懷遠	張九齡	二〇
臨洞庭上張丞相	孟浩然	二二

歸嵩山作

王維 一四

次北固山下

王灣 二六

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

杜審言 二七

破山寺後禪院

常建 二九

寄左省杜拾遺

岑參 三一

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

杜甫 三三

別房太尉墓

杜甫 三五

月夜

杜甫 三七

旅夜書懷

杜甫 三九

春望

杜甫 四一

春宿左省

杜甫 四三

送友人

李白 四四

渡荆門送別

李白 四六

宿桐廬江寄廣陵舊遊

孟浩然 四八

夏梅道士山房

孟浩然 五〇

終南別業

王維

五二

尋南溪常道士

劉長卿

五四

秋日登吳公臺上寺遠眺

劉長卿

五五

送李中丞歸漢陽別業

劉長卿

五七

錢別王十一南遊

劉長卿

五九

歲暮歸南山

孟浩然

六一

過故人莊

孟浩然

六三

谷口書齋寄楊補闕

錢起

六五

淮上喜會梁州故人

韋應物

六七

酬程近秋夜即事見贈

韓翃

六八

江鄉故人偶集客舍

戴叔倫

七〇

送李端

盧綸

七二

雲陽館與韓紳宿別

司空曙

七四

喜外弟盧綸見宿

司空曙

七六

賊平後送人北歸

司空曙

七八

蜀先主廟

劉禹錫

八〇

沒蕃故人

張籍

八二

旅宿

杜牧

八四

秋日赴闕題潼關驛樓

許渾

八六

早秋

許渾

八八

落花

李商隱

九〇

蟬

李商隱

九二

章臺夜思

韋莊

九四

孤雁

崔顥

九八

黃鶴樓

崔塗

九六

登金陵鳳凰台

李白

九九

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

王維

一〇〇

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應制

王維

一〇三

積雨輞川莊作

王維

一〇五

後記

一〇七

唐詩偶釋

鄧中龍

登岳陽樓

杜甫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登岳陽樓詩，此爲絕唱。並世僅孟襄陽之「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尙可比擬。後此難乎爲繼矣。

本欲言「今上」，却先說「昔聞」，逆入有力。

昔聞洞庭之水，今始得登斯樓以縱目，即此一「聞」字，已包含多少雲夢。故三四句脫口而出，八百里洞庭，盡伏筆底，是其才大處。

物無定形，率因比較而見其微妙。或由小以見大，或借遠而說近，或因高而形下，或就實以襯虛。盧允言之「雲騎閒嘶宮柳外，玉人愁立草花中。鐘分寺路山光綠，河繞軍州日氣

紅。」小大是也。柳子厚之「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嶺樹重遮千里日，江流曲似九廻腸。」遠近是也。崔司勳之「武帝祠前雲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河山北枕秦關險，驛路西連漢峙平。」高下是也。韋蘇州之「寒樹依違遠天外，夕陽明滅亂流中。孤村幾處臨伊岸，一雁初晴下朔風。」實虛是也。唐人詩中，率有此法；明其變化之迹，便識調色之方。宋元以來，雄厚者多病於臃腫，亦未見其雄厚；清瘦者，多病於纖弱，亦未見其清瘦。究其故，殆未知反其道以相濟，而用之以相形耳。此詩項聯如是宏放，腹聯若是歛抑，結聯又一筆振起，廣狹肥瘠，大不相侔，而適以是相濟而益彰。人第知項聯結聯高視百代，不知五六二句，正非偶然也。

三四二句，寫盡洞庭湖光景，下即對景生情，爲全詩別開脈絡，此律詩常法。

登 高

杜 甫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前半寫登高聞見之景，後半寫登高感觸之情。大凡前景後情，不可硬分兩截。蓋因景生情，意實一串也。

八句皆對，律詩一格。起聯對起用韻，格奇而變。李義山籌筆驛詩：「猿鳥猶疑畏簡書，風雲常爲護儲胥。」與此例同，可參閱。

末聯語對意串，若平排便不見精緊，此對結之法也。然非才大，不宜輕率出此，恐力不能勝，反易流於軟弱。

「風急」、「天高」、「渚清」、「沙白」、「猿嘯」、「鳥飛」，均尋常景耳，鍊以「哀」字「迴」字，便覺韻味悠然。此等處乃見大家筆下不稍輕率。

七律句法，貴意思層疊，乃能曲而有致。即不能實疊數層，亦應於句中作幾番停頓，方成句法。如此詩腹聯，登台一層；獨登台又一層；病中獨登台，其苦可知，此爲第三層；其又奈多病獨登台乎！此爲第四層；而况乃百年多病獨登台，益覺愁思茫茫，無以自解，此爲第五層。上句解法與下句同，觸類旁通，自有神會。

停杯不舉，已不堪其苦，一層；而乃新近停杯，其苦更甚，兩層；其又奈新近停杯，乃由於病中潦倒乎！末聯一句三層。上句解法與下句同。

風急天高，渚清沙白，睹無邊之落木，對不盡之長江，句句有悲秋意，五六句直點出悲

秋二字，括上啓下，此律詩常法。

「哀」字，「愁」字，「苦恨」字，「潦倒」字，全見於詩，具見當時作者心境。第不善安排，即易涉俗。宋人詞中，常多此等字眼，人或譏之。善爲文者，不言悲而自悲，不言苦而自苦，一經明言，乃鮮內蘊，然此固不足以爲杜老病也。

首聯寫景，後四句抒情，項聯即景生情，觸情於景，乃以疏落之筆出之，藉以調和前後矜鍊之句。格高意遠，不可逼視。大家布局之妙，至於如此，此其所以爲千古名句耳！

胡應麟曰：「五十六字，如海底珊瑚，瘦勁難移，沉深莫測。而精光萬丈，力量萬鈞，章法句法，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當爲古今七律第一。」

附李義山「籌筆驛」詩：「猿鳥猶疑畏簡書，風雲常爲護儲胥。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管樂有才元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餘。」

漢江臨眺

王維

楚塞三湘接，荆門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郡邑浮前浦，波瀾動遠空。襄陽好風日，留醉與山翁。

平平引起，中二句乃是臨眺。江流於天地之外，山色在有無之中，此聯爲詩中畫龍點睛處，從大處寫。郡邑若浮，波瀾競動，從小處寫，力較弱，殆所以敷衍上文。七句一頓，總括上六句，至此宜體會全文意境，始覺其跌宕之妙，律詩中此格最多，要在博覽而綜觀之。

以漢江起，以漢江結，中四句寫臨眺光景，此全章大結構。於臨眺又分兩層，是小結構。每層之中，又一岸一水，銜連而下，是又結構中之結構。此古人常用之法。

詩中每有一二爲警句，惟於警句之後，即宜暗換關節，不可重述。唐代諸大家，恆多注重此等處之變換，故能免平板枯燥之弊。良以詩中警句，多經久鍊而後工，不論描摩風物，刻劃人情，有此數字，便覺金光燦然，後此自難乎爲繼。謀篇至此，萬不可再作東施效顰之句，以其並不能勝上文，且足以令全詩減色也。大家之詩，於和平之後，恒易以挺拔；於陡峭之後，恒易以緩脉。上聯放開，則下必收斂；上聯散行，則下必矜鍊。必若是始足以見詩中之變化。杜子美之「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陽樓），寥寥十字，寫盡洞庭形勝，聲勢百倍，氣象萬千；下即接以「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絕不言洞庭風景，以損上文之美。如此收斂，具見筆力。孟襄陽之「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臨洞庭上張丞相），聳然挺拔，不可仰視；下接以「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從景物描繪，暗顧至心情刻劃，行文亦空靈清淡，了無硬轉生承之弊，是其才大處。摩詰此詩，項聯亦極矜鍊，爲不可

多得之句，第未能適可而止，便覺腹聯近於空洞敷衍，殆未能注意謀篇之故也。詩家用筆雖無定規，而綜覽大家之詩，命意遣詞，每多相似處，蓋不如是即無由攝其神味與韻致。此子美襄陽登岳陽樓與臨洞庭之詩，所以能獨步千古歟！

附孟浩然「臨洞庭上張丞相」詩：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附杜甫「登岳陽樓」詩：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夜泊牛渚懷古

李白

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高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挂帆席，楓葉落紛紛。

第一句，其蹟。第二句，其景。第三句，詩中過脈，所以引出第四句之情。五六二句，暗點「懷」字，「斯人不可聞」，所以應上「空」字。

牛渚十字，攝起全神，非尋常率爾語。朗吟至此，次聯便應聲而出矣。此前四句結構。
前四句均爲緣蹟而興懷。抗懷古人，尙未說到自身，故腹聯折落以申言之，然後氣足神
完，步驟井然。此前六句結構。

前六句一片空靈，如灑魄冰壺，雅韻欲流。結聯忽點入蕭散之境，與「聽蜀僧濬彈琴」
詩一樣鍊。此全詩結構。

詩中結句，貴能一筆放開，則遠神遠韻，自然摩盪而出。此等處，太白優爲之，然無
其才，亦恐未必能有此瀟灑筆墨。

青蓮近體，亦如其古風，以其奇氣雄才，一氣驅遣，乃能得心應手，處處合拍。此詩八
句皆不對，律詩中此格最少，蓋無其才，不能達其境，率爾爲之，每易涉俗。試體會其登高
望月之時，便自然興即景懷古之感，則謝將軍之憶，固自有不得不爾者。自負高才，苦無知
己，斯人既不可見，則將軍之憶，亦屬徒然。必有第六句，而後上文「空憶」二字，始有着
落。張叔夏評白石詞曰：「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迹。」明乎此，始足以論青蓮風骨。陸劍南
評東坡詞曰：「取東坡詞讀之，覺天風海雨逼人。」悟乎此，始足以論青蓮氣魄。

八句特平常字眼耳，經高手安排，便覺冷氣逼人。第七句一放，第八句明爲寫景，實乃
抒情。寓情於景，雖亦詩中常法，要在安排妥貼，方能令人悟景外之情。楓葉落紛紛，亦尋

常景耳，使置於第二句第四句或第六句，則純爲描景語，便入下乘矣。詩中句有重如泰山者，此詩末句是也。

附李白「聽蜀僧濬彈琴」詩：

「蜀僧抱綠綺，西下峨眉峯。爲我一揮手，如聽萬壑松。客心洗流水，遺響入霜鐘。不覺碧山暮，秋雲暗幾重。」

雜詩

沈佺期

聞道黃龍戍，頻年不解兵。可憐閨裏月，長在漢家營。少婦今春
意，良人昨夜情。誰能將旗鼓，一爲取龍城。

起聯敘出事實，爲一篇張本，結聯即回合之。首尾包舉，與杜審言「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詩同格。中四句由第二句開出，亦與杜詩同。惟杜詩中四句平排寫景，微嫌平板；此詩五六二句暗轉以起結聯，爲較優耳。凡讀詩必先審清章法，合彼此以參觀，就同異而比較。積累既多，自然胸有成竹。

起聯不著意，僅平平引起，其著意固在三四句也。亦有起聯著意者，則三四必平淡之句

承之。此詩中調色之方，亦作家不易之法。

項聯輕捷，腹聯乃承以矜鍊之句。與駱賓王在獄詠蟬之詩，同一機杼。讀者可互閱。杜工部登高詩項聯：「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亦極輕捷矣。腹聯即承以「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句亦矜鍊。蓋輕捷之後，非用健筆不能振起也。

五六句，第五句承次聯說，第六句暗轉啓下，句法渾成緊鍊，爲詩中過脉。

「長在」或作「偏照」。以上文論，則長在與頻年相承；以字法之活脫論，則偏照較優。

作詩之道，僅說一面則寡味。一筆寫兩面，定是佳句。此詩三四句，畧同於李太白之「當君懷歸日，是妾斷腸時。」均爲一筆寫兩面。淺者不察，徒賞其佳，而莫知其所以然，烏從學步。

前四句一氣呼吸，不假修飾，輕逸之至。然前半如此，五六定宜矜鍊，不然，便失之單而猾。元明以來，知此道者鮮矣。

附杜審言「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詩：

「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忽聞歌古調，歸思欲沾巾。」